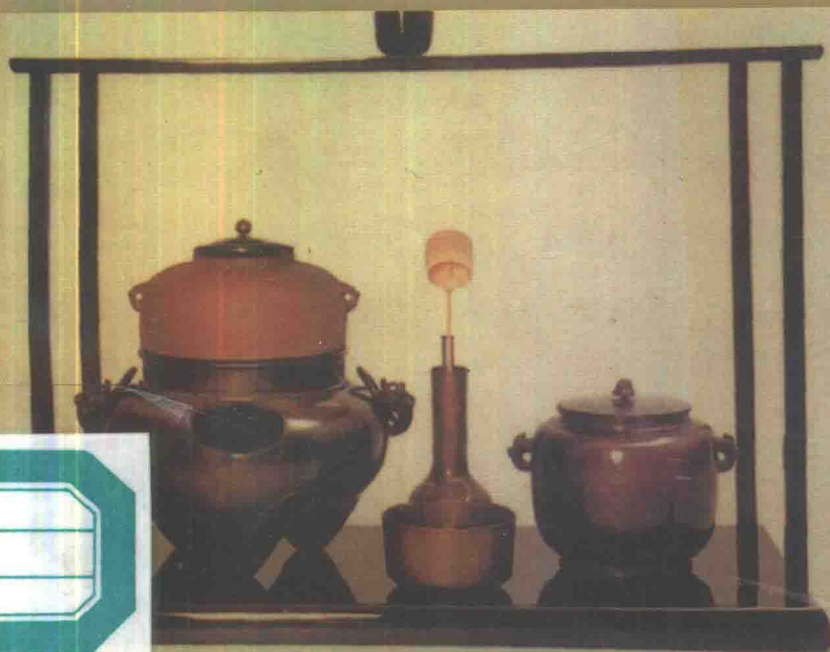


冈仓天心 著 张唤民 译

说茶

SHUO CHA



说 茶

冈仓天心 著 张唤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说 茶

〔日〕冈仓天心 著 张唤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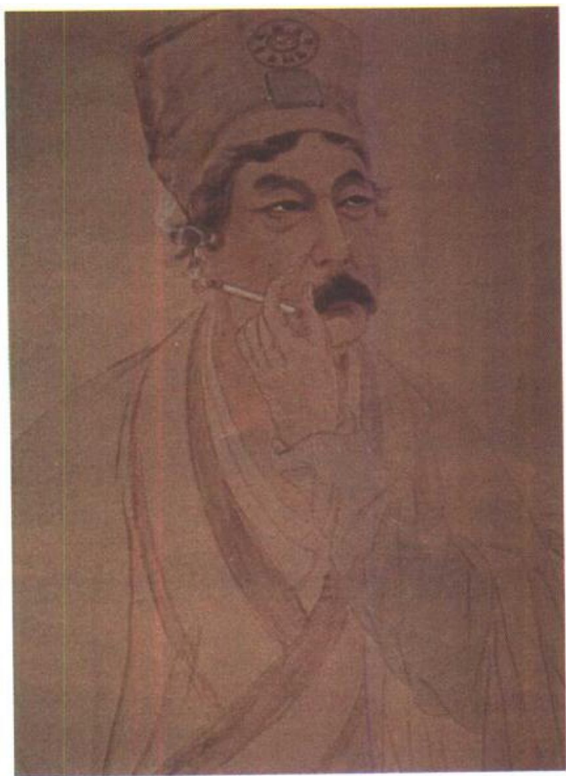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6 字数43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6-2309-5/G·126

定价:8.20元



岡仓天心像

下村观山作，东京艺术大学藏



图三 白瓷茶碗,久冈冬彦作
青瓷茶碗,真清水藏六作
天蓝瓷茶碗,中岛宏作
油滴天目茶碗,镰田幸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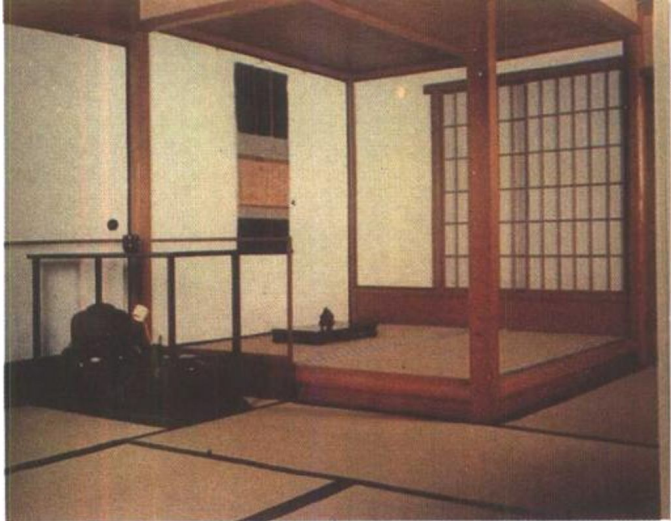


图一 山水图(局部)
雪村周继作,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二 桃山时代作品,利休所持,不审庵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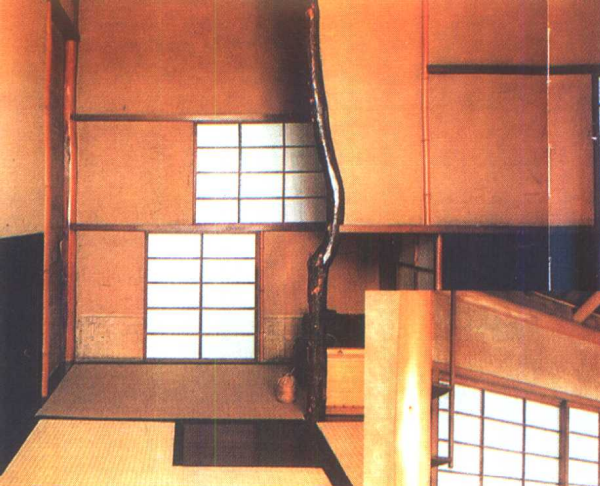
图六 京都不审庵



图五 爱知县如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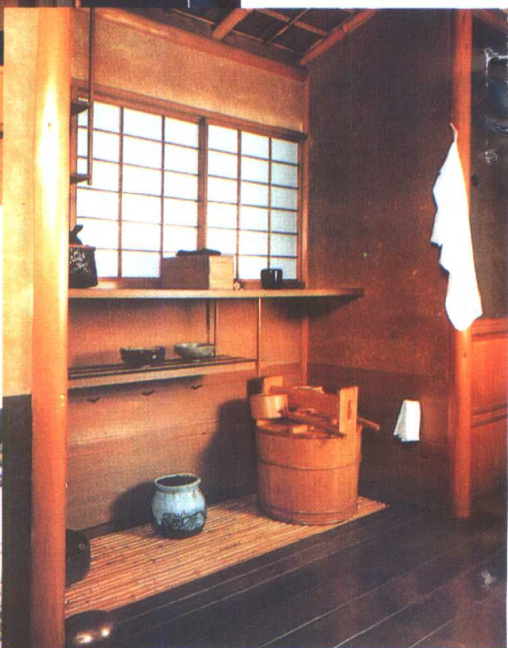
图四 茶筴



图七 京都燕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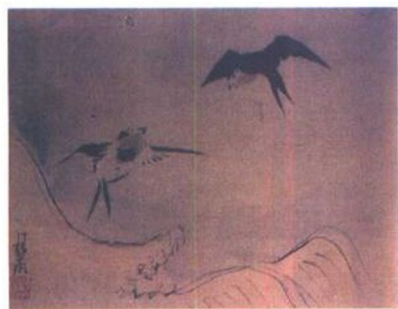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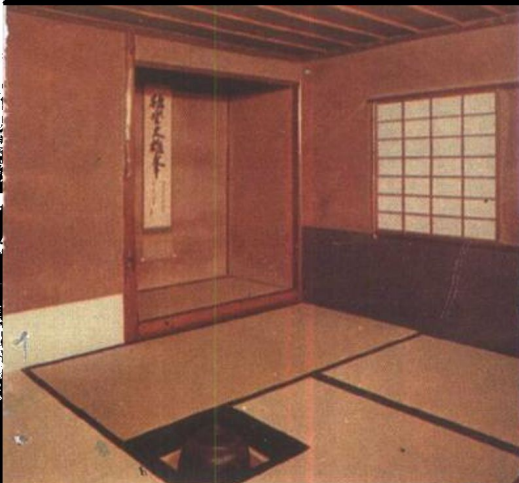
图九 不审庵门廊



图八 不审庵水屋。



图十一 今日庵又隐茶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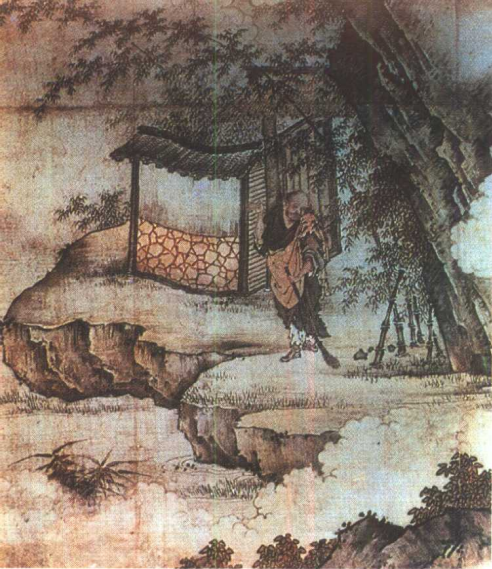


图十九 波上飞燕图
尾形光琳作

图十二 树丛中的石灯笼



图十 京都二条城二丸御殿



图十七 禅宗祖师图
狩野元信作，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二十 花笕图
尾形乾山作，松永纪念馆藏



图十三 京都不审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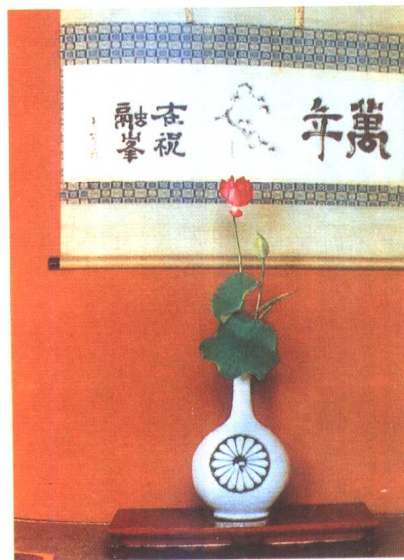
图十四 阿弥陀堂壶,桃山时代辻与次郎作



图十八 画册
俵屋宗达、本阿弥光悦作,东京山种美术馆藏



图十六 菜花——名利共休



图十五 莲——万年松在祝融峰



图二十一 丰臣秀吉像
宇和岛伊达文化保存会藏

代
序

——致中国读者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藤田一美

抛开日本文化有一个纯粹的传统这一观点，在谈论日本文化的时候，我们特别不能忽视来自中国的影响。即便这些影响最终不是来自中国或朝鲜，例如，它们来自遥远的波斯，日本也是经由大陆学到了许多东西。到了十六世纪，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基督教的传入，日本直接接触欧洲文明的机会逐渐增多了。除了汉

学以外，日本又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于是，在德川幕府的末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西周（1829—1897）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余深感非学西学，今后不足以立身行路。”他还说：“改善国际关系、改良推行诸般改革所需学问，国内竟茫然无知，汝等务必学一切之学。”结果，正如西周这颇有代表性的话所说的那样，日本的目光极其明显地转向了西方。

幕府末年以降，更多的启蒙思想家都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洋的技术、制度、文学、哲学，乃至艺术。“和魂洋才”这句话正是当时的写照，这句话意味着日本在原则上并不主张废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当时的西周视朱子之学为无以为用的空理，他为了追求西方的学问留学荷兰。在继承了已与日本文化传统血肉难分的儒教思想的背景之上，他又开始理解西方文明并发明创造象征着新知识的译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受到宋学大家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1017—1073）所著“太极图说”第十章“志学”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句话的启发，把 φιλοσοφία, philosophy (love of wisdom) 一词译为“希贤学”和“希哲学”后来又进一步改译为“哲学”。关于“美学”一词的确定，也许西周是根据《论语》中“八佾篇”而创造了“善美学”这一译语，进而在强调日本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妙学”和“佳趣论”这些译语。“美学”一词是否为西周发明的，这一点尚待考察，但“美术”一词却是西周根据他的译语“雅艺” (fine arts) 改译而成的。把 liberal art 译为包含着浓厚的“技术”意味在内的“艺术”一词，因而与我们今天所沿用的“艺术”一词的意思极为相近的也是西周。

尽管看上去我们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但其间存在着东西文化的对抗，

即异化作用。我们可以在一个个与原语相异的译语中找到与异文化冲突的痕迹。也就是说，东方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同时“融合”西方文化的。在此种意义上的“融合”——决不同于“同化”——的基础之上，新文化的温床才逐渐形成了。也因此才有可能发动从内向外的逆方向文化运动。

《茶之书》^{〔1〕}的作者冈仓天心生于西周、津田真道等人 1862 年 9 月 11 日从长崎出海、留学荷兰以后的同年 12 月 26 日。当时的西周三十四岁。留学期间，西周等人在拉丁文大学教授西蒙·费亚林的指导下，努力接受以自然法、国际法、经济学、政治学等所谓“实学”为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体系。1873 年，福泽谕吉、津田和西周等人结成了“明六社”。以西学学者为主导，展开了启蒙运动。冈仓正是在幕府末年至明治初期之间展开

的这场启蒙运动中，在频繁的国际交流中，在以此为基础才诞生了的近代日本新文化的气氛中，在美国人厄内斯特·费诺罗萨^[2]的影响之下致力于日本、乃至东方的美术再发现、再评价工作的。

日本文化史上最初出现冈仓天心的名字，是因为他可以说是用强制的手段将法隆寺梦殿的救世观音像公诸于世。当时，这尊佛像由于宗教上的理由被封藏起来。这一事件的正当与否另当别论，不可否认的是它使“美术”或“艺术”自律的价值的可能性重新得到了确认。此后，冈仓愈加活跃。他发现了狩野芳崖、桥本雅邦等被埋没了的日本画家，他还以京都、奈良等地为中心，对日本的古代美术进行了精心的调查研究。在创建于1889年的东京美术学校任职的同时，他创办了《国华》杂志，并在东京师范学校教授奈良时代的美术史。另一方面，由于对东

方美术的广泛的兴趣，他于 1893 年，三十一岁的时候，为寻访中国的古代艺术，游历了北京、洛阳、龙门、西安，还于 1901 年，三十九岁的时候，访问了印度。

《茶之书》写于 1904 年他与横山大观等人航渡美国，在波士顿美术馆调查研究东方美术之后的 1906 年。这时天心四十四岁，已是他在法隆寺将观音像公诸于世的二十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此时天心的艺术经验已经十分成熟了。

《茶之书》的意义之一是，由受“西方的冲击”而开始的近代日本的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东方的价值。其次，此书与他的其它两部著作一样，是用英语写成的，是针对只知道“施与”，不知道“接受”的西方而写的。也就是说，它最早地实行了从文化的“接受”向文化的“施与”的转换。这大概可以说成是此书的第二个意义吧。再者，上述的两个意义